

現代改良主義批判

[英] 杰 克 · 寇 因 著
詹姆斯 · 克卢格曼

商 务 印 書 館

D08

48

現代改良主義批判

[英] 杰 克·寇 因 著
詹姆斯·克卢格曼

裘 仁 达 譯

商 务 印 書 館

1960年·北京

本書系集譯 Jack. Cohen 和 James Klugmann 在
英國《World News》周刊 1959 年第 2—18 期先後發表的
八篇批判論文而成。

現代改良主義批判

[英] 杰克·寇因等著 裘仁達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07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京華印書局印刷 宣武裝訂廠裝訂

統一書號: 3117·42

1960 年 3 月初版 開本 850×1168¹/₃₂

196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數 95 千字

印張 1—⁸/₁₆ 印數 1—4,800 冊

定價(9) 0.24 元

序 言

在東風压倒西風的形势下，改良主义已經随着帝国主义辯护人的其他各种謬論日趨破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一些国家的改良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利用欺騙宣傳，曾經一度取得政权。但是很快地，人民就認清了它和其他資產階級保守政党原是一丘之貉，社会民主党政府就这样先后都垮了台。而由于在資產階級民主範圍內，人民只能从两种政党中作出選擇，因而某些国家的保守政党又重新执了政。

社会民主党尽管日益不得人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改良主义就不再存市場了。改良主义是不会自动銷声匿迹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必須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清除它在人民群众中的有害影响。英国共产党的同志們在这方面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們批判了以英国工党綱領为代表的現代改良主义，同时指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这对于西欧其他各国工人階級运动也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支援。因为英国現代改良主义的“理論”正为西欧其他社会民主党所抄襲。

还應該看到，現在亚洲民族主义国家里正流行着一种所謂“民族改良主义”，而某些有右傾观点的人还認為这种改良主义頗有“生命力”云云。其实这种改良主义不过是随着帝国主义侵略而从西欧移植过来的。批判西欧改良主义，对揭露“民族改良主义”无疑也是有貢獻的。

克卢格曼同志在本書最后一篇文章里指出：“党内修正主义分子的立場是越来越同党外工党右翼的立場相吻合了”。这一点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批判現代改良主义，也有助于純潔共产党自己的队伍。

譯者，1960年3月

目 次

原編者序.....	1、
在資本主义的樹上接種社会主义的枝子? ..	7
階級斗争还是階級合作?	12
資本主义还存在嗎?	18
資本主义还存在嗎? (續).....	22
有計劃的資本主义?	27
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	33
反对錯誤思想的斗争.....	38

現代改良主義批判

(对当代改良主义思想的一系列批判文章, 英共《世界新聞》連載)

序 言

杰克·寇因

在英国工党的斯卡勃罗年会上, 通过了一系列工党政策声明(其中最主要的是《前进的计划》)的最后一篇。发表这些声明, 是执行 1955 年馬盖特年会決議的結果。那时候正是战后工党第二次竞选失敗之后, 要求改变政策的呼声很高。工党的执行机关設法避过了这个風头, 借口有必要对若干重大問題进行深入的研究。

“我党和工会的各級执行机关現在应该回到課堂里去。我們必須深思熟慮, 制訂出一个足以保証工党重新执政的政策。”^①

下面我們將指出, 迄今所发表的这些文件, 特别是《工党給你带来什么》所“保証”的, 恰恰会与此相反。因为所有这些政策文件都无可否認地帶上右翼費边主义思想的烙印。这是不奇怪的。因为这些文件都是那些所謂“新思想家”关于今天資本主义的性質、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劳工运动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等問題的基本思想在具体政策問題上的体现。

这些基本思想見諸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書籍和小册子, 其中有《新費边文选》(1953)、《二十世紀社会主义》(1956)、約翰·斯特

① 吉姆·格里菲斯在馬盖特的演說。

• 2 •

拉彻的《当代资本主义》(1956)和 C. A. R. 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的前途》(1956)。这些“新思想家”夸口说，他们已经成功地使工党清除了社会主义的目标：

“简单一点，可以说修正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换言之，使工党具备一个适合于二十世纪中叶条件的政策的任务已经或多或少地完成了。就理论方面来说，这件任务的完成始于《新费边文选》，继之以斯特拉彻先生、‘社会主义协会’派和我自己的一些分析性的著作。

“就政治方面来说，它归结于工党最近发表的一系列政策声明，这些声明全都带着盖茨克尔先生个人影响的印记。

“英国社会主义现在已较少强调老式的国有化和细微的具体控制，而是更多地强调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社会平等；同时它对资本主义的老派的半马克思主义式的分析已经让位于一种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更为精细的理论。

这种新的侧重，虽然在地方上的积极分子中间还遇到某些心理上的抗拒，已经不仅为党的领导所接受，而且也为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同公众事务有联系的那一部分所接受。我还可以补充一句，党在它的观点方面完成了这一重大的重新调整，它的功绩今天还没有受到足够的估计。”①

改良主义者并没有睡觉。他们为自己的观点一直进行了大力的斗争。所有这些书籍、文章和小册子为改良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我们必须对它们所包含的思想进行远为深入的斗争。最好的方法就是加以答辩，同时宣扬我们的主张，即对我们自己的纲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基本思想进行解释。

为此我们打算在《世界新闻》发表一系列文章来批判现代改良主义的一些关键思想。第一篇文章将分析改良主义的来源和主要内容。这里我只想描一个轮廓，说明我们将论及哪些问题，并列举今天改良主义的几个新的特征，有三个新的特征是值得注意的：

(一)为改良主义建立理论的企图

① 引自 C. A. R. 克罗斯兰文，见 1958 年 10 月 24 日《旁观者报》。

过去的右翼改良主义者往往以輕視理論而自傲。他們夸称自己是講究实际,致力于“做事情”而不是“烏托邦”空想家。

“英国劳工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講究实际的态度。組成这个运动的,从来不是一些理論家……一些沉溺于烏托邦空想之中而不顧处理日常生活的实际的人。”①

可是今天我們却看見有一种建立改良主义理論的有計劃的企图,这种理論主要根据英国的情况,但同时也充当了统一的国际性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論的基础。这一理論公开地与馬克思主义为敌。他們的所謂“新思想”乃是“消灭”馬克思和馬克思主义的企图在二十世紀中叶的再版——这种企图,資本主义理論家和改良主义者已經进行了一百年以上了。

我們不應該低估右翼领导人有可能使这种思想渗入劳工运动的可能性。因为工党,特别是各个工会,正动員它們的全付力量来大肆宣傳这些思想。我們只有在劳工运动中更有力地为我們自己的理論进行斗争,才能够击败这种改良主义思想。

(二)攻击馬克思和馬克思主义的新方式

过去馬克思曾遭到攻击和嘲弄。他的巨著《資本論》被人斥責为不堪卒讀的廢話。新的攻击方式要来得更狡猾一些。他們称贊馬克思为偉大的思想家,甚至是天才:

“从智力上說,他(馬克思)仍然是社会主义思想家中一个挺立的巨人。”②

“……那一位維多利亞时代的杰出人物——卡尔·馬克思——的天才……”③

可是他們在称贊之余,就着手用“馬克思主义的”論点来打击

① 戈德凱:《工党的展望》,第 80 頁。

② 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前途》,第 21 頁。

③ 約翰·斯特拉彻:《当代資本主义》,第 14 頁。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大家都知道馬克思主義強調變化、運動、矛盾、轉化是自然界和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於是這些“新思想家”就竭力詭辯說，馬克思對維多利亞時代資本主義的分析可能是正確的，可是現在情況已經經過了馬克思所決不可能預見到的變化。資本主義已經不再是馬克思所了解的那種意義的資本主義了。今天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應不應該稱之為“資本主義”，這一點本身確實都是可以懷疑的了。

“時至1951年，英國在一切主要特點上，已經不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了。”①

在這種新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簡直是文不對題了。

“因此在我看來，馬克思對於現代的社會主義者是無可貢獻了……他的教導所針對的那些條件早已消逝了。”②

(三) 英國改良主義在國際上扮演的新角色

過去改良主義的理論的源泉是德、奧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們。他們假充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使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更具有欺騙性。可是戰後大陸上的多數社會民主黨卻是以英國“新思想家”的理論為依據了。只要讀一讀德、奧、法社會民主黨的文章，特別是它們的綱領，就可以看到每個都蓋着“英國制”的印記。在這方面，英國的出口貨真是占了優勢。

因此，揭示和駁倒我國“新思想家”所販賣的貨色，也就是在國際上反對改良主義的鬥爭中作了有益的努力。

我們將發表的文章，將討論到當代改良主義的以下這些基本思想：

(一) 資本主義已經變了；權力已從資產階級手中轉移出去
貫穿一切“新思想”的一個主題，就是所謂今天資本主義已經

① A·克羅斯蘭：《新費邊文選》。

② 克羅斯蘭：《社會主義的前途》，第20頁。

和过去不同，或者說和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义不同了。經濟权力已經不在生产工具所有者——股東——手里了。这种所有权已經不起作用了。实际权力，作出經濟决定的权力，管理經濟的权力，現在已經操在一个新階級——經理階級——手里了。

他們說：資本主义从小生产发展到壟斷（按照流行的說法是“寡头壟斷”），意味着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分家。其中經過了“經營上的革命”，把支配权轉給了經理。这些經理的主要兴趣不在于牟利或者剝削工人階級，而在于提高效率 and 威信。因此，据說他們已不象过去的所有主那样具有“侵略性”了。

（二）階級矛盾已經軟化；收入的分配和过去已經不同

正象他們硬說資本家已經不再支配生产工具一样，他們也硬說，各階級在收入方面的对比已經縮小了。穷奢极欲和极端貧困之間的天壤之別已經消失了。由于一方面的充分就业、工資增加和社会福利，和另一方面的抽稅、限制紅利和政府的財政政策，收入的分配已經进行了有利于工人階級的重新分配。

因此，他們說階級斗争开始消失，現在工会有了“新的任务”，那就是更少地在于为爭取改善工資和劳动条件而进行斗争，更多地在于提高生产率了。

（三）国家現在已是社会的公僕

在“新思想”中貫串着改良主义的基本概念，認為国家是超階級的，它不偏不倚地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利益。他們說，国有化成了定局，而国有化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他們說英国所有的并非資本主义，而是由“公共成分”或者“社会主义成分”和“私人成分”組成的“混合經濟”。

而且即使“私人成分”也不那么私有。現在国家对經濟事务进行了决定性的干預，国家用財政政策前所未有地影响和控制了“私人成分”。任何政党，連保守党在內，都不敢破坏国有化或者“福利

国家”了。因为如果它們这样做，它們就要失去选票，在下次大选中遭到失敗。

国家本身現在是經濟中的一支巨大力量。国家可以利用已經发现的“新技术”进行干預来防止蕭条和經濟危机的威胁。这一切都証明馬克思主义者現在所談的階級斗争和資本主义生产本質的无政府性，他們所說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从資產階級手中夺取政权等等，都是十分錯誤的。因为这些已經实现了。

(四)社会主义

以上这些想法引导到对社会主义下新的定义。如上所說，他們宣称实际上社会主义有一大部分业已实现。階級事实上已經不再存在——存留的不过是階級“感”。經濟力量已經不再操在資本家手中。国家服务于整个社会，致力于維持国有化和充分就业。这样，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呢？

社会主义的斗争的階級性被閹割了。社会主义被分拆掉了，被搬入了倫理学的范围。例如約翰·斯特拉彻就說：“我們的社会主义是道德的而不是物質的信仰。”他还說：“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冲突，归根結底一向是价值概念之間的冲突。”^④

这类問題将在我們的文章中加以討論。我們的最后一篇文章題目将是“反对錯誤思想的斗争”。希望在我们与工党中的同志們进行討論时，在工会和地区中組織有关的討論时，这些文章会有参考的价值。

(原載《世界新聞》六卷二期，1959年1月10日)

④ 見《二十世紀社会主义》，第19頁。

在資本主义的樹上接種社会主义的枝子？

詹姆斯·克盧格曼

在分析英国改良主义最近的理論观点以前，有必要先看一下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早期費边派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所謂“民主社会主义者”所不断提出的主要的改良主义思想，也可以說是“經典的”改良主义思想。从这个基础出发，就更容易看清楚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新思想”有多少是新东西，又有多少仅仅是老的改良主义思想的翻版。

英国改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一貫的基本观点，就是認為到达社会主义要通过逐漸的、一点一滴的进步，通过在資本主义框子中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他們的口号是演进而不是革命。这个概念是早期費边派所反复提出的。資本主义社会的樹上要接種上社会主义，于是这个社会就可以毫无痛苦和不知不觉地轉入社会主义。

担任費边社書記二十五年之久的爱德华·皮斯在《費边社历史》中說，費边社繼承了李嘉图、密尔和杰文斯，“它接受了英国正統教授所傳授的經济学；它在我們現存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建造起社会主义的大厦”。費边社認為社会主义是“一条活的原則，将应用于現有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而无需經過背叛性的或者甚至政治性的大变革”。

从本世紀初年开始，象兰姆賽·麦唐納这样的人接了班，将这一經典的費边派概念广为宣傳。麦唐納喜欢說，一种社会会不知不觉地滑入另一种社会：

“我国的自由制度和机构能够及时反映人們所願表达的最微弱的意志冲動，因此我国社会是通过思想和环境的同化而前进的。社会消化的

过程同有机体的消化过程相类似。个人构成思想，社会逐渐同化这些思想，而这种同化逐渐在社会结构上显示出它的效应。”^①

有时不一定容易看透麦唐纳先生的流畅的夸夸其谈，但是这里他的意思大体上是：兰姆赛·麦唐纳将构成思想，人民将逐渐接受这些思想，而结果资本主义将逐渐转化为社会主义。他在另一个地方曾痛斥马克思“缺乏历史的連續感”。可是历史已经嘲弄了麦唐纳。

并非资本主义经过同化成了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同化了麦唐纳和他的一伙人，正象原来打算用社会主义思想去“浸透”资本主义的费边主义者，最后用资本主义思想浸透了劳工运动一样。

这种在资本主义框子里进行零星改革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在本世纪的头四十年中一直保持和继续着。1940年发表的E. F. M. 德宾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一书接受了这一概念，这本书在一个时期曾成为英国改良主义的理論手册。最近五十年代的改良主义也坚持这一概念，作为必要的前提。

改良主义者的特色并不在于他们支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取实现改革的行动。马克思主义者一贯支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争取改善条件的斗争，而且马克思主义者对改良主义领导人的主要批评之一，就在于他们事实上并没有进行斗争来争取增加工资、縮短工作时间、改善卫生和教育设施、扩大公民自由等改革。

改良主义的实质在于认为在资本主义框子里进行一系列改革就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新的社会秩序，而他们所说的“在资本主义框子里”，实际上意味着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机构里。

从早期费边派以来，英国改良主义者不断提出的第二个根本性的理論，恰恰就是这个国家論：认为国家，包括军队、警察和保安

① 兰姆赛·麦唐纳：《社会主义和社会》，1905年。

部队、文官、外交部、司法系统、宣传机关、国有化的工业局等等，是中立的、无党派的、超阶级的、同政治无关的。

费边社的领导者曾表示愿意继承现有的国家机器。G. D. H. 柯尔在《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史》第三卷中写道：“它（费边社）的宗旨是在于利用而不是破坏现有的一套。”兰姆赛·麦唐纳宣称：

“社会主义者不应该把国家和政权看作多数统治或者任何一部分人统治的表现形式，而应该看作整个社会生活的体现。”^①

1924年第一届工党政府成立时，不仅严格遵守了这一原则，就是说保留了旧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而且为了表示无偏倚的态度，曾经不断威胁工人阶级和妨碍各种罢工运动。它所利用的国家武器之一，就是1920年劳合·乔治设计来对付铁路工人的“臭名彰著地不偏不倚的”紧急权力法案。

英国改良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一贯忠实于所谓国家的中立性。他们不仅继续不断地宣扬这个理论，而且在执政时坚决拒绝采取任何步骤来改变现存的国家机构，除非是加以强化，以便对资本主义有利。

赫伯特·摩里逊在他《对文职官员的演说》（1947年6月1日）中宣称：“……英国人对国家的看法和欧洲大陆某些部分人的看法很为不同……我们的国家只是我们自己的化身，它反映了我们作为一群人正以公平和井然有序的方式尝试着在一起做事。”

艾德礼伯爵在《政治季刊》1954年冬季号中写了一篇题为《文官、部长、议会和公众》的文章，其中包括了下述经典的提法：

“当我接替丘吉尔先生就任首相而回去参加波茨坦会议的时候，我带去的是曾经为前任首相服务过的完全同一个文官班子，甚至包括首席私人秘书在内。

“……我认为英国文官制度这种无所偏倚的突出优点还没有充分广

① 兰姆赛·麦唐纳：《社会主义和政府》，1909年。

泛地为人知道和認識——認識它是民主政治最强的支柱之一。一位大臣就任时，他所发现的第一樁事，就是可以絕對地信賴助理人員的忠誠。……高級文官不仅有着長期的个人經歷，并且还賦有职务上的神秘傳統，其中不知怎样地保藏着过去許多代的智慧。”

当兰姆賽·麦唐納就任为第一届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时，人們說他是“来了，看了，被征服了”。据說有人听見外交部里的首席常任官員說过，“他是我所对付过的历任外交大臣中最容易对付的一个。”这就是关键所在。是常任官員控制大臣呢，还是大臣控制常任官員？

英国改良主义在理論上認為国家是中立的；与此相应，工党右翼領袖執政时的实际行动就是全盘接受資本主义所哺育出来的常任官員的意見，就是不加改变地接管过去保守党的政权机关。

国家中立論的彻底虛伪性，不仅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样的馬列主义經典著作中有所揭示，而且約翰·高兰的《英国政治制度》和哈維与胡德合著的《英国国家制度》中，对現代的英国国家更有着詳尽的分析。这种理論及其实踐使英国劳工运动一再遭到了失敗，因为無論在工人压力下爭取到怎样的經濟上的胜利，政权总还是留在資產階級的手里。

和上述关于国家性質的理論（或者謬論）相关連，还有一个关于国家控制和社会主義的关系的理論（或者謬論），就是把国家控制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等同了起来。这个理論也是早期英国改良主义就有的，不过在現代变得更为流行和危險。

道尔頓博士在《英国应用社会主义芻議》第三章中写道：

“社会主义是一个数量的問題。它不是有沒有的問題，而是多少的問題……沒有一个文明社会不具有社会主义化的成分，不具有計劃經濟的核心。凡是文明社会都有公共財政制度和某些公共服务——至少包括法律、警察、民政和一些武裝部队。”

他們把任何形式的国家行动，或者任何国家形式的行动，包括

国家資本主义算作了社会主义，对資本主义国家势力的每一点增长都表示欢迎，認為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进展。这种观点可以发展到怎样荒謬的极端，最好引用一下新西兰財政部长的前議會助理秘書約翰·李先生在 1938 年出版的《新西兰的社会主义》，艾德礼伯爵还为这本书写了序，大加夸奖。

李先生断言，在新西兰已經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社会主义。“全国人民絕大部分的生計是由社会主义活动来維持的”(第 28 頁)。他是怎样計算的呢？他解釋道，全国一百五十七万三千八百十六人中，有四十六万八千人和他們的家屬是由新西兰国家养活的。这些人包括国家机关職員、受国家津貼的失业者、医院里的病人、領退休年金的老年人、軍隊、警察、監獄看守、囚犯等等。

按照这种理論，国家管的瘋人院里每多收容一个瘋子，医院里每多接受一个病人，資本主义監獄里每多关进一个革命斗士，都成了扩大社会主义的範圍了。要是全国一半人失业，四分之一参加了軍隊和警察，四分之一关在牢里，那末英国就可以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这种把国家控制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理論，尽管听起来多么愚蠢，却在二次大战后的英国改良主义者中間变得越来越流行了。列宁早就指出过，随着壟断資本主义的发展，随着壟断巨头对国家整个經濟加强控制，壟断資本家对国家的掌握就加强了，国家壟断資本生长起来了，随之国家在新聞事业和經濟事务中的活动也进一步发展了。

这就出現了这种情景：壟断資本的控制擴張到一个国家的全部經濟和政治，財富和权力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一小撮人手中——而現代改良主义者竟对此表示欢迎，認為这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我們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分析这一点。

(原載《世界新聞》六卷三期，1959 年 1 月 17 日)

階級斗争还是階級合作？

詹姆斯·克盧格曼

改良主义理論家通常抹煞或者否認資本主义社会的階級构成，抹煞或者否定階級斗争。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早期費边社一直到今天，改良主义者在理論上和实践中都是这样做的。他們說，实现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軍反对資本主义的不断斗争，而是通过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兰姆賽·麦唐納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写道：

“在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中，政治第一次成为真正合理的，社会觉悟代替了階級觉悟。”

他在《批判的和建設的社会主义》（第 124 頁）中又写道：

“社会主义不是階級运动……它不是工人階級的統治：它是全社会的組織化。”

同样典型的是赫伯特·摩里遜在第二屆工党政府中担任運輸大臣时所作的下述講話：

“我希望每一个企业家和經理了解，工党政府不是他們的敌人，本政府的每一个大臣願意和你携手，把你当人和兄弟来对待，帮助你使你的工商企业办得比以前更加成功。”^①

德賓在 1940 年出版而成为战后英国改良主义教科書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一書（第 189 頁）中写道：

“如果認為社会生活的唯一动力就是斗争和战争，特别是階級斗争和階級战争的話，那是根本錯誤的……实实在在說来，这样一个階級（无产階級）正在迅速消失。在英国，无产階級正在消失。在美国，无产階級已经消失。”

① 1930 年 6 月 29 日在汉敦會議上的講話。